



李广志 我与“猫”相遇

日本作家夏目漱石的第一篇小说《我是猫》在中国的影响非常深远，前些年，有的章节入选小学义务教育《语文》五年级上册的教科书中，现在，《我是猫》又成为统编《语文》九年级（下）指定用书。能进入语文教科书中的外国文学作品是极其有限的，而日本文学作品更是凤毛麟角，可见《我是猫》在中国的影响程度。

中国第一位翻译夏目漱石作品的是鲁迅。1923年，鲁迅与周作人合译出版了《现代日本小说集》，其中鲁迅翻译漱石的两个短篇小品，《挂幅》和《克莱喀先生》。鲁迅在《作者介绍》栏目中，对夏目漱石做了介绍，他称《我是猫》诸篇“轻快洒脱，富于机智，是明治文坛上的新江户艺术的主流，当世无与匹者”。1936年，首个中文译本《我是猫》问世，时至今日，《我是猫》的中文译本已近二十种。

我从事日语教学及研究已近三十年，夏目漱石是我喜欢的作家，尤其钟爱《我是猫》。最初接触这本书还是在大学二年级时，当时有一门日本文学史课程，课堂上学到夏目漱石的作品，背诵过《我是猫》和《哥儿》的开篇语。

1987年11月的某一天，我在书店发现了《我是猫》的原著，分上下两册，当时的价格是1元钱1本，我毫不犹豫地买了回来。可以说，当时市场上几乎见不到《我是猫》的译著，不过，我更愿意感受一下原文。购到原版的《我是猫》，喜出望外，如获至宝，用两周时间一口气读完了全文。

上世纪90年代以后，《我是猫》的新译本和再版多了起来，我买到几种不同版本的译著，每读一遍都会有新感受。小说的开篇之语，便是一段名句，原文：“吾輩は猫である。名前はまだない。”外国文学的翻译，应该忠实于原文，好的翻译是无限接近原文的“再创作”。所以，每个译本，区别都是微妙的，差别只在字词和韵味。

为此，我在翻译过程中，曾对第一

句话做过问卷调查，对象为我教的日语系学生。同为一句话，十几个学生翻译的都不一样，例如：“我是一只猫，一只没有名字的猫。”“吾辈是猫，还未有大名。”“老子是猫，现在还没有名字。”“吾乃猫，无名氏也。”“我是一只没人人为我取名的（流浪）猫。”……可见，翻译体现译者思维，千人千面，各具千秋。

如此，我把这篇小说进行了精简重译，在翻译过程中，对文中冗长繁絮的部分进行了取舍。2016年1月，出版了《我是猫》（插图彩色绘本）。插图部分是由职业画家戈鲁完成的，她用了半年时间，绘制出六十多幅作品。此后，有许多出版社相约，拙译《我是猫》又于2018年、2020年，分别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、作家出版社推出不同版本。至今已有4个版本畅销于书市。

2016年，适逢夏目漱石逝世100周年和诞辰150周年，日本学界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。笔者应邀参加了“夏目漱石国际研讨会”（2016年12月8日-10日），在会上，我介绍了《我是猫》在中国的翻译情况及影响。

在会上，我还结识了夏目漱石的长孙夏目房之介。房之介是大学教授、漫画家，他的演讲为漱石研究锦上添花。房之介的中国文化功底不薄，是个有情趣的人，绘画、书法，皆其所好。我们谈了两个多小时，与其聊天，很投缘，轻松又愉快。他告诉我：“四十岁开始学书法，起初，并无明确目的，只是想像漱石那样，为了治疗胃病。之前看王羲之的书法不以为然，一旦入门，就有了质的认识，他太了不起了！”

作为世界名著的《我是猫》，深受广大中国读者喜欢，但于我而言，作为译者，因水平有限，不足之处在所难免，若能为读者奉献一勺文学之羹，便是吾之最大心愿。



4个译本的《我是猫》

周东旭 十洲阁

十洲阁在月湖花屿上。

舒信道《西湖记》：“元祐八年（1093），刘纯父（淑）守是邦，浚西湖，增卑培薄，环植松柳，复因积土广为十洲，而敞寿圣之阁，以其名名之。盖四时之景物具焉。”

至绍圣间（1094-1098），刘理知明州，乘湖水干涸之际，又浚了月湖，修葺了一些亭台，月湖上的景观为之一新，更重要的是，他邀请了几位诗人，一起写了《十洲唱和诗》。

继钱公辅修众乐亭后，刘淑、刘理疏浚月湖，筑为十洲。又是月湖文化史上的一件重大事情。全谢山说：“鄞西湖之胜，至宋元祐间而极盛。”

月湖十洲，东西各三，中间四个。东三由南而北，依次为竹屿、月岛、菊花洲，西三由南而北依次为烟屿、雪汀、芙蓉洲。中间三由南而北，依次为松岛（竹洲）、花屿、柳汀、芳草洲（碧沚）。

雪、月、烟、松、竹、柳、菊、芙蓉、花、芳草。在十洲的命名之初，就融合了天与人，有雪月，有自然之景；有松竹，君子比德。

另外十洲又是古代传说中仙人居住的十个岛。《海内十洲记》中有：“汉武帝既闻西王母说八方巨海之中有祖洲、瀛洲、玄洲、炎洲、长洲、元洲、流洲、生洲、凤麟洲、聚窟洲。有此十洲，乃人迹所稀绝处。”

筑十洲后，有《十洲唱和诗》。作者分别为刘理、王亘、舒宣、陈瓘。诗前有王亘所写的序：太守刘户部，乘水涸时，浚治埋塞，因其余力，补葺废坠，而湖上之景为之一新。岛屿凡九，作一成十，随景命遂，遂有十洲之咏。邀余同赋，为之次韵。

无论是《众乐亭诗刻》也好，《十洲唱和诗》也好，都为月湖增添了许多文韵。

十洲阁的前身是寿圣院，曾巩《游寿圣院》诗：“一峰潇洒背城阴，碧瓦新堂布地金。花落禅衣松砌冷，日临经帙纸窗深。幽栖鸟得林中乐，燕坐人存世外心。应似白莲香火社，不妨篮舆客追寻。”

更名“十洲阁”后，舒信道有一首《秋宴十洲阁》：“绿玉手持寻五岳，正应未识海边洲。倚栏花木参差见，对岸笙歌次第游。烟霁多疑九峰晓，波平全胜六鳌浮。仙风坐隔红尘路，消得丹青诧此州。”

在湖心筑一阁，在旧时代，应该可以对月湖一望无余。可见无论是众乐亭，还是十洲阁，都是点睛之笔。



摄影 仇晖

推荐榜



陈云其
父亲（外二首）

让我轻轻地叫你的名字吧
就像一棵树叫着另一棵树
只有大地倾听着
我内心落叶的声音……



张登贵
他给81890
算了一笔大账



韩利诚
一代书法大师
沈尹默诗札墨迹



胡泊
大爱不灭（一）



越女茶
用手机记录的
碎念集——
2022·初夏



笔者（左）与夏目房之介

扫描二维码
可欣赏全文

